

宋元通鑑

第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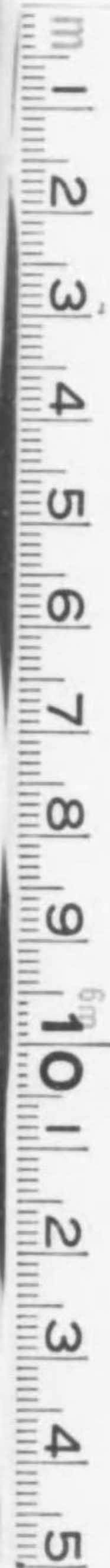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2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79
276

宋元通鑑卷第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 起丁丑至癸未凡七年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壬戌以五行殞不視朝丙寅
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賈事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
文神德廟號太祖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
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
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

張齊賢



呂蒙正

吏九懲奸十恤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策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自為詩二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

邢昺

許契丹市
周述

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辛卯置江南推茶塲二月庚子帝更名昺三月己卯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己丑許契丹互市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之夏四月乙卯葬太祖于永昌陵契丹遣耶律

契丹命葬

辛仲甫使
命
求梓舉而
王昭素至
求入于科
場而辛仲
甫至

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
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
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
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
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
人如此朕何患也五月癸亥向拱張永德張美劉
廷讓皆罷節鎮為諸衛上將軍丙寅詔繼母殺子及
婦者同殺人論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生辰為乾明節
已卯耐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
皇后王氏配六月磁州保安等縣墨蟲生食桑葉

殆盡潁州大水 秋七月庚午詔諸庫藏敢變權衡
以取羨餘者死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
八月初罷節鎮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懷隸河
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支郡之制右拾
遺李翰復以為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
矣陝澶道忠壽諸州大水 九月容州初貢珠初南
漢置媚川都令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
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
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擔者
銀帶衣服吳越錢俶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 冬十

非賢主不能不如付之計臣

禁私鑄

月辛巳初推酒酤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當賦率於民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丁酉禁江南諸州新小錢私鑄者棄市王祐卒祐字景叔大名莘人舉後唐進士仕宋至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初祐掌制誥會盧多遜為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祐比已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說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三年春正月庚寅殿直霍瓊坐募兵劫民財腰斬戊

王祐

田祚

戌開襄漢漕渠漕渠成而水不上卒廢己酉命修太祖實錄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勅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之凡八萬卷三月乙酉朔詔旌貝州清河民田祚門閭復其家以其十世同居故也己酉吳越王俶來朝貢獻加厚夏四月己卯陳洪進來朝因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

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之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涌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祭戟在門、龜綯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罇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

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霈鴻私、帝優詔嘉納之、凡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錢俶時在京師、會洪進納土、因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劔

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
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
鄰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惟公議
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曾奏納、
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
許解罷、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
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辛巳、侍御史趙承嗣坐
監征欺隱棄市。五月乙酉、吳越王錢俶尚在汴京、
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
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

吳越崔仁
冀

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曰、臣
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
斗筭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
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
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
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
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
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
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
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爲聳俗、則

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境內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于闕下。伏望特降明詔。允茲至誠。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荅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旣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于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

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勲於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旣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

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壬寅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叙著爲令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初

范旻

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爲念不及多取留汴貧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帝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至是煜誕辰帝遣使賜燕燕畢暴卒追封吳王詔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李煜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帝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侍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

李光襲

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固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
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帝覽讀稱歎 戊戌金鄉縣民
李光襲十世同居詔旌其門壬子中書舍人李知古
坐受賕改刑部所定法杖殺之 以孔宜襲封文宣
公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
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
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詔特復其家是月中元京城
張燈令有司於錢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
八月癸丑滑州黃河清癸酉詹事丞徐選坐賊杖殺
之 九月甲申親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孔宜

田錫

契丹來賀

差是科得田錫壬子以布衣張遜為襄邑縣主簿張
文旦濮陽縣主簿 冬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
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
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
庫屬焉 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百官上尊號
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遂肆赦加恩以
為常制 十二月庚午畋近郊戊寅契丹遣使來賀
正旦

四年春正月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曹彬
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

郭進

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癸巳，置僉書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生巴中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作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帝命置于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

張思訓

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丙辰，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甲子，帝發京師。戊寅，次澶州。三月庚辰朔，次鎮州。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

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庚戌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辛酉以孟玄喆劉廷翰為兵馬都鈐轄崔翰總馬步軍並注泊鎮州壬戌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漢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庚午帝次太原駐蹕汾東行營辛未幸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

折御卿
解暉
折彥贊
尹勳

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眾詔諭漢主劉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壬申夜帝幸城西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移幸城南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貴富癸未進攻將士盡奮若將屠之是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甲午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帝釋之凡得州十縣四十戶

劉保勛

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己丑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帝作平晉詩令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辛卯劉繼元獻官妓百餘以賜將校丙申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歿者甚眾漢劉繼文奔契丹封為彭城郡王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庚子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

崔翰

帝欲取幽薊
崔翰贊
成之皆是
不可以成
敗論但備
禦失宜傷
於太易耳

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率眾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

以怒致殺皇子

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乙巳帝至自范陽是月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甲戌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九月庚子華山道士丁少微詣闕獻金丹及巨勝南芝玄芝癸卯山後兩林蠻以名

契丹耶律休哥

劉廷翰
崔彥進
李漢瓊
趙延

馬來獻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眾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是月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本北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

契丹劉繼業

用人

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冬十月乙亥以平北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歸華山辛卯忻州言與契丹戰破之關南斬首萬餘級十二月丁未占城國遣使來貢丁卯置諸州司理判官

差役

五年春正月庚辰詔宣慰河東諸州庚寅改端明殿為文明殿以程羽為學士專備顧問二月定差役

程能

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三月戊子會親王宰相淮海國王及從臣蹴鞠大明殿己丑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錕卒錕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錕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宴畢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任人

南越王、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使李重誨、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閏月甲寅、親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李沆、宋湜、張詠、王旦、寇準、向敏中、丁巳、親試諸科舉人、夏四月癸未、親試應百篇舉、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是月、壽州風雹、寇氏縣雨雹、五月癸卯朔、大霖雨、辛酉、命宰相祈晴、六月、高麗遣使來貢、潁州大

侯仁寶

水、徐州白溝溢入城、秋七月、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洩、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以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偁、並爲部署、將

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八月甲申。西南蕃主龍瓊瑯使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來貢。九月甲辰。史館上太祖實錄。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師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丙午。以秦王廷美留守東京。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十二月戊寅。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乙酉。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

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鐸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

通鑑卷五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在。

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旣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其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事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一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契丹師還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且戒戎兵無輕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

方勛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丙寅改靜戎軍爲安靜軍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滿秩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有司據文而校件析以聞志旣切于澄清恩或由于僥倖成命不返蓋示信以當然出令惟行於垂勸而安在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

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巳卯、命宰臣禱雨、三月巳酉、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康惠子三人、壬戌、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瘴、軍士多歿、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夏四月丙戌、禁西川諸州白衣巫師、罷湖州織羅、放女工、是時自春涉夏不雨、帝意獄訟寃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筍園戶、病創歿、帝聞之、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寃貸、而聞封婦人殺

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歿、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五月巳未、雨降、歿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甲戌、薛居正卒、居正字子平、浚儀人、舉進士、歷仕晉漢周、至刑部侍郎、宋爲樞密直學士、歷加左僕射、進司空平章事、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巳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輿歸私第卒、年七十、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

薛惟吉

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契丹有人如休哥單九月乙未朔，日食。甲辰，罷左拾遺田錫，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

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邕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關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

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于背、遂禁鞭背、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唯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邪。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

人臣不可
居功普必
鞅鞅故乘
而毀之

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辛亥、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以石熙載為樞密使、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更疑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冬十月丙戌、校歷代醫書、甲午、詔作蘇州太一宮成、十

機會

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糴糶、棄市。甲辰、女真遣使來貢。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犄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壬子、令諸州監臨官、有所聞見、須面陳者。俟報辛酉、罷樞密使楚昭輔為左驍衛上將軍。十二月癸酉、購求醫書。七年春正月壬戌、詔定輿服等差、及昏娶喪葬儀制。二月乙酉、特貫廬州管內通米一萬七千二百四

善實一誤再誤

竇偁

十石。三月癸巳朔、日食乙未。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楊守一、趙鎔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是月舒州上玄石、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夏四月甲子、以竇偁、郭贄並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

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僱之。直至是謂僱曰。賞卿之叱賈琰也。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楊守一爲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賞上秦王廷美之變也。丁丑。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罷歸第。流盧多遜于崖州。初。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

失刑

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呪。顛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閤密王繼勳。趙懷祿。閤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時盧多遜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附合。吾子不能從其意。盧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不一歲。骨肉相繼淪沒。老身流落無歸。彼盧相者。怙勢妬賢。恣行

此必附會
之言亦可
錄以戒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無忌終當遠竄。妾幸未歿，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騎而去。庚辰，沈倫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爲相十餘年，無所建明，君子少之。五月辛丑，崔彥進敗契丹于唐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獻銀夏綏宥四州，辛亥，潘美敗契丹之師于雁門，破其壘三十六。丙辰，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時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遂有是貶，仍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

夏州始事

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六月乙亥，李繼捧弟李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秋七月甲午，以于德崇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衛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王德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八月庚申朔王溥卒。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爲郡小吏。有心計。溥舉乾祐進士甲科。周時歷官右僕射。宋初進司空。封祁國公。罷相時作自問詩。唯述平生榮遇爲幸。人擬之長樂老云。卒年六十一。己卯詔川峽諸州官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歌正龜殼等悉罷之。民間勿禁。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

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冬十月己卯。竇儼卒。儼字日章。儀之弟。漢乾佑二年進士。初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儼以其必大任。以女妻之。旣爲開封判官。則斥賈琰之佞。至于謂之奸邪。則未逆知也。儼平生亦有操行云。癸卯。乾元曆成。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庚午。蠲兩浙諸州太平興國六年以前逋

租辛亥詔諸州置農師

八年春正月戊寅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樞密副使先是德超爲酒坊使有寵于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二月戊子朔日食三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宋琪爲參知政事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丙子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進士爲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是科王禹偁登第夏四月

郭贄

壬寅班外官戒諭辭壬子弭德超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涉犯上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歿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歿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至是徙符春州歲餘卒五月丁卯交州黎桓自稱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下璿

處置

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令璿為統師之名卿居副
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紹襲載綿
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
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
卿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是月河大決滑州之韓村
汎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六月己亥以王顯為樞密
使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
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
因取賜之是月大水江河漢睢穀洛瀍澗水溢溺死

河患

斥直

昉之微前
亦有鑿於
贊歎

者以萬計秋七月辛未參知政事郭贊罷贊嘗因
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
何益于事贊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入對以宿醜
未解出知荆南府庚辰以工部尚書李昉參知政事
帝嘗語待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昉
無他言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
歎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
言警朕矣八月庚戌罷樞密使石熙載為右僕射
是月詔曰朕選用羣才升良衆職九品之賤一命之
微未嘗專委於有司必須召對于便殿親與之語以

姚坦

勸其能。儻敷納而可觀。必越次而命賞。靡容僥倖。庶協澄清。自今應親臨選擢官吏。並送中書更審內履。歷別聽進止。九月初置水陸路發運于京師。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眾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

微輸之酷甚於宋

以詩逐之亦自取也

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戊戌。罷趙普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明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曾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荅。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

通鑑卷五十一
十一月初五日
可謂兩全。十一月壬子朔，以宋琪、李昉並同平章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壬申，以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叅知政事。張齊賢、王沔並僉書樞密院事。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

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大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十二月壬午朔，詔綬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

通鑑卷五十一
仍給復三年、丁亥、賜河北河東戍卒襦、京城諸軍米、是月醴泉縣水中草變爲稻、滑州河決、錢俶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元、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隳、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不許表三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勲德、度越典常、咨予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

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申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宗宿衛、籍其土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真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章、用答忠順、而乃屢形表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相、武庫縶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於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增衍食之封、非足疇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

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改封漢南國王

宋元通鑑卷第五

宋元通鑑卷第六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 起甲申至丁亥凡四年

太宗二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命翰林學士宋白與李昉集

李穆

諸文士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丁卯，帝第前秦王
 廷美涪陵縣公，至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
 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
 趙普為之也。癸酉，李穆卒。穆字孟雍，陽武人。周進
 士，為右拾遺。宋歷官參知政事。穆質厚忠恪，謹言慎
 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卒年五十七。帝臨其喪，哭謂
 侍臣曰：穆國之良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
 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丁巳，塞滑州決
 河。帝作平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今年租。是月，
 帝選守臣，得楊延慶等十餘人，命為知州。因謂宰相

蠲決河租

楊延慶

選牧

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
 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
 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夏四月乙酉，秦
 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十一
 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
 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丁亥，詔求直言。遣
 使按察淮浙蜀廣獄。壬寅，詔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
 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
 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
 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

通鑑卷六
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負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爲朝元殿、文德殿爲文德殿、丹鳳門爲乾元門、匭院爲登聞鼓院。八月丁酉、親祀太一宮。是月、河水溢、淄州大水。

陳搏

九月、羣臣請上尊號、不許。冬十月甲申、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自言經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

尹憲
曹光實

語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知夏州
尹憲與汝州團練使曹光實襲李繼遷於地斤澤，大
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
免，獲其母妻而還。戊戌，忠州錄事參軍卜元幹坐受
賕枉法杖殺之。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改元雍熙。初，帝將郊祀，秦再思上書願勿肆赦，因引
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帝以問趙普，
普對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彛訓。三年郊祀，即覃恩
旨，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何足師
法。帝從普言。癸酉，以浦城童子楊億為祕書省正字。

秦再思

十二月壬辰，立德妃李氏為皇后。后淄州刺史處
耘之女。丙申，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眾共樂，所以表
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
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
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帝
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
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
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百貨於道之
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羣臣
于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千人。是月，封陳洪進

為岐國公、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定安侯、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
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

曹光實死難

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禁增置寺觀、京城

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眾、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三月己未、親試禮部舉人、賜梁顥及第第一、江南民飢、許渡江自占、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賑諸州飢民、及察官吏能否、丙子、宴羣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

以察吏為賑飢蓋實政也

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已丑殿前承旨王著坐賊棄市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

王侁

似非真筆

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

郭守文

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秋七月庚申，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八月癸酉朔，遣使按問諸路刑獄，仍察官吏勤惰以聞。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歿，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弃

倫荒

宋琪相略

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己巳，禁海賈。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遣使如高麗，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齋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閏月癸未，太白入南斗。乙未，禁邕管殺人祭鬼及僧人置妻孥。冬十月辛丑朔，親錄京城繫囚。至日，近臣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獄訟平允，不致枉濫。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十一月壬午，

韓國華

狩近郊、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獻太廟、久隳前制、缺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旣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爲令、十二月庚子朔、日食、宋琪柴禹錫罷、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詆諧

宋琪不終

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爲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是月、南康軍大雨、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三年、春正月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

李繼遷與契丹合

李繼隆田重進破虜

米信血戰

荆嗣

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張戍戍、參知政事李圭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罷為禮部侍郎、二月李繼遷降契丹、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取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浙、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

譚延美

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嗣敗甚眾、癸未重進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荆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庚寅陳洪進卒、洪進字濟川、仙遊人、先為南唐清源軍節度

使江南平、洪進遂入覲、及帝即位、即以其地來歸、授武寧軍節度使、從平太原、封岐公、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其牙校殺大將以城降、趙普上疏曰、伏覲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蠶茲獯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

何疑何慮

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艸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既難爲益、多失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

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于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正是鐘鳴漏盡之言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

兵將方勁何謂師老

秦檜口吻

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爲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典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

非獨將也
宰相無謀
其精已銷
亡疆場何
能為

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弃市，甘
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
衷，不報。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
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
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
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
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
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
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
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

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
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
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
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
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
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
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
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
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
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

劉保勳死節

兵躡之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變，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歿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

契丹耶律斜軫

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旣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歿，上不之殺，

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

王侁不終

楊業子延
玉死戰

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歿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歿、業旣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歿、無一生還者、于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歿、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

張齊賢亦
不得辭咎
所以出也

任、除侁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
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
如此事否、六月戊戌朔、日食、甲辰、以御史中丞
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庚午、以曹彬違詔失律、
貶爲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羣
臣列按死事及陷敵者、錄其子孫、初米信軍潰、獨李
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
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候、知定州、丁
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
者、時齊賢以言爭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

緣邊兵馬、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
壅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八月丁酉朔、以王沔
張宏爲樞密副使、辛亥、降潘美爲檢校太保、贈楊業
太尉、大同軍節度使、九月戊寅、賜北征軍士陣亡
者家三月糧、冬十月庚申、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
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
丁氏由是遂亡、十一月丙戌、帝幸建隆觀、相國寺祈
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壬寅、契
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
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

李敬源楊
重進死難

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歿之。先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

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還，乃

安見虜不可破請腐儒拭眼

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銍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以劉繼元為保康節度使李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昏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扈蒙卒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晉天福中舉進士仕宋以工部尚書致仕自張昭寶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刊定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殺

李繼遷與契丹婚

樂史

生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以孔維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

通鑑卷六 宋紀
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

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坵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故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其
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命殿中侍御史柳開使河北。開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待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焜。並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

柳開

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辨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者。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

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改錢俶爲武勝軍節度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疾詔免入辭將發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二月丁酉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三月庚辰詔申嚴考績夏四月癸巳張宏罷以趙昌言爲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罷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

王侁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充其位可乎

募兵

李惟清

乙未詔諸州郡暑月五日一滌囹圄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斷之如開寶之令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五月丙寅遣使市馬于諸路國子博士李覺上言乞於軍伍中取牝馬而孳息之增畜駒將卒之月給俟其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增倍矣

馬政

李覺

免通之令
歲下而實
無經久足
國之計所
以弱而貧
也

由是牧馬頗蕃、以李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李繼
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洩朝中事於繼遷、乃出之崇信、
徙其弟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六月、
鄜州獻馬前足如牛、秋七月、置三班院、八月庚
子、免諸州吏所通京倉米二十六萬七千石、九月
癸亥、校醫術人藝業、冬十一月庚辰、詔以實數給
百官俸、

宋元通鑑卷第六

宋元通鑑卷第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 起戊子至己丑凡二年

太宗三

得其則
名可無改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大赦、改元、除十惡
官吏犯賊者不赦、禁用酷刑、二月乙未、改補闕拾
遺為司諫、正言、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
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庚子、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

果若人言
亦可罷也

普之再相
得無以善
料契丹耶
過矣耻矣

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

王禹偁

太保兼侍中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以王禹偁為右拾遺禹偁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

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

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情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庚子、改封錢俶為鄧王、以王沔叅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僉書樞密院事。三月甲戌、樞密副使趙昌言罷、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為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穎皆司戶叅軍。夏四月丁

王化基

亥、賜京城高年帛。華山隱士陳搏卒，搏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某月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著指玄篇八十一章。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李至

皆預焉。虞部郎中張泌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辛

梁周翰
李宗諤

普又誤邊
事

未，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

通鑑卷七
宋紀
四
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欵當授以官也、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
忠反與保吉合大爲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
可與兵權而不能知趙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邪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進鄭州團練使驕恣
不法居處服御僭倣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
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
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
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
安馬旋渾而踣及出渾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

此舉強人
意

者快之、閏月乙未賜諸州高年爵壬寅親試禮部
進士及下第舉人時翰林學士宋白爲考官多致物
議退白所取二十八人帝因覆試取下第者八百餘
人六月丁丑親試進士諸科舉人秋七月丙子
除西川諸州鹽禁八月戊寅錢俶生辰帝賜燕是
夕暴卒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張洎時判考功爲覆狀
經尚書省集議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
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况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
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
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

通鑑卷七
宋紀
五
對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絕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軋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禮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

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泌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泌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命中使護俶喪葬洛陽自鏐

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旣以地歸朝四徙大國時人以爲窮奢極欲富貴之盛近代無比庚辰帝視國子監學官李覺講周易賜帛百匹九月乙酉楊守一卒守一洛陽人事帝于晉邸累遷翰林僉樞無他才術適會時機列職通顯冬十月癸未詔罷游獵五坊所畜鷹犬諸州毋再獻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

契丹貢舉

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是契丹初置貢舉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

通鑑卷七十一
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
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
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
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
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
納之二月壬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
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
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
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
亦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

廟弄不一

何承矩

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
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
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
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闌即播爲稻田其緣邊
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
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
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
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
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
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

水有宿師
數年不行
屯田而可
久者

黃懋

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
為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
事以折眾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
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
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
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
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
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
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
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

陳堯叟

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
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
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堯蒲蜃蛤之饒民賴其
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
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
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克役
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
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
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
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

屯政不修
水利不舉
而安石別
擬富國紛
紛擾民何
居

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癸丑。詔錄將校官吏子孫士卒。廩給其家。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國子監爲國子學。三月壬寅。親試禮部舉人。召王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詩不踰月徧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夏四月。

丁巳。置富順監。辛未。幸趙普第視疾。五月戊戌。以旱慮囚。遣使分往諸路決獄。秋七月甲申。以知代州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戊子。彗出東井。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癸亥。詔作開寶寺舍利塔。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

尹繼倫

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
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
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
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
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
豈可泯然而歿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
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
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
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
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

具文

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
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冬十月辛未，以
歲旱彗星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
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
恤物安人，以祈玄佑。」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
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
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左司諫知
制誥王禹偁上言：「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
飢。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飢則盡無祿廩食而已。
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旣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

愛其詩詞
惡其侃論
亦偏矣

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

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可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十二月辛亥置三司都磨勘官羣臣上尊號帝下詔卻去之翌日呂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功聖德輝映今古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省去內外無不驚駭帝曰只如皇帝二字亦不當兼稱此起自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止欲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再奏

宋元通鑑卷第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

起庚寅至甲午凡五年

太宗四

溢恩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内外文武官並加勳階爵邑改乾明節爲壽寧節 戊子趙普罷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

諸州漁禁。已酉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因唐制也。大學士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之。三月乙未

陳競

粟義門

幸西京留守趙普第視疾。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競陳宜都王俶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競子姪益眾。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五月甲午詔給致仕官半俸。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錢文。作真草行三體。自

救荒

禁淫祀

吏治

蔣元振
姚益恭

是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庚午太白晝見。秋七月丁丑太白復見。是月吉洪江。蘄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留封丘酸棗鄆陵大旱。賜今年田租之半。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價分糶。八月乙巳毀左藏庫金銀器皿。已巳禁川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九月辛巳熒惑入太微垣。冬十月乙巳熒惑陵左執法。乙丑知白州蔣元振知須城縣姚益恭並以清幹聞。下詔褒諭。賜粟帛。十一月戊戌太白晝見。十二月辛酉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

如盜殺越
販捕博皆
斬不得中
甚矣

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
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
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
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
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
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
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
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是歲契丹封李繼遷爲
夏王

陳恕

二年春正月丙戌熒惑犯房乙丑詔陝西諸州長吏
設法招誘流亡復業者計口貸粟二月癸丑監察御
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爲姦賊棄市閏月辛未朔日
食己丑詔開封府捕京城捕博犯者斬匿不以聞與
同罪三月乙丑辛仲甫罷知陳州己巳以歲旱蝗
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
明日雨蝗盡歿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辛巳
張宏罷以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張遜温仲舒寇
準並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

知人

通鑑卷八
宋紀
三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
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
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
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
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
伏誅。淮以參政。沔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
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于是切責
沔。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時王禹偁上言。請自
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
接見。將以杜私情。詔從之。左正言謝泌上言曰。伏觀

帝由是益
輕大臣

領其人何
如耳禹偁
未可非也

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疎而
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
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
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
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未必然無巧言之士。方
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王禹偁
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
上表送史館。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丙辰。
以謝泌為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

通鑑卷八
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楮至賜泌金紫拜左司諫
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
昌圖者朝疏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致亂宜矣帝動
容久之六月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
之是月潘美卒美字仲詢大名人周世宗時爲供奉
官宋太祖與美素厚陳橋舉事命美先往見執政諭
旨中外馴至貴顯卒年六十七謚武惠秋七月己
亥詔陝西緣邊諸州飢民鬻子女入近界部落者官
贖之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

起手大失
真

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
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
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
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八月己
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
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
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
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
聞始命論決九月丁酉王沔陳恕罷己亥呂蒙正
罷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

相與相不
協而若相
疑

敏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
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
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
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
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
諫謝泌疏駁之帝追還前詔至是罷沔沔見帝涕泣
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
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
怒恕漏言亦罷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
詞意狂率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

慚

宋沆

用人

為吏部尚書時三日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者慙而止蒙正嘗
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若何諸子曰但事權多為同
列所分蒙正曰協恭和衷宰相事也我平生無它能
唯善用人耳蒙正囊置一冊每四方人遷替謁見必
問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急切用人取之囊中一時文
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賤
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
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癸卯王顯以失誤護

賈黃中

李沆

王顯

通鑑卷八
宋紀
短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徙知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

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既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甲辰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叛降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先是翰

女真屬契丹

有何關係

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益部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十二月乙亥賜秦州童子譚孺卿本科出身癸未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太子中允和嶠上言兄峴嘗於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觀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則

議樂

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

三年春正月乙卯京師雨土占曰小人叛自後李順盜據益州終宋世屢有此異二月乙丑朔日食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為太師封魏國公戊戌親試禮

太宗四

薛奎

部舉人是科得薛奎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印頒天下。夏四月癸未上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五月丁未戶部郎中田錫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
獄並責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夏六月辛卯置常
平倉于京師先是旱蝗遣使決諸州獄至是雨蝗盡
殞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飢則減價糴
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秋七月己酉趙普卒普字
則平幽州薊人徙洛陽在周為軍事判官移鎮宋州
迨宋以佐命功歷拜相帝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
咨決焉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追封真定王謚忠

常平倉

錄諫

種放
放母

憲帝撰神道碑親為八分書以賜之普性深沉有岍
谷多忌刻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
每歸私第取論語讀之微言與義雖非其所知而臨
政處裁亦粗得其大畧詔配享太祖廟廷乃擬之為
呂望蕭何夫太公王者之佐固非普所敢倫然太宗
構涪陵之獄普寔贊之此蓋生于患得患失之心亦
蕭相國所不為也。帝嘗御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
一漆函帝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
疏也已而愴然。八月戊辰以秘閣成賜近臣宴
壬申召終南隱士種放不至放洛陽人隱居終南以

宋惟幹

講習為業、從學者眾、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九月乙卯、羣臣請上尊號、凡五表終不許、冬十月、始置京朝幕職、詔州縣官考課、并校三班殿最、十一月己未、禁兩浙諸州巫師、閩婆國來貢、閩婆遠在南海中、自宋元嘉中

入山不深、媿此母矣、况變節乎

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陁湛來貢、以李沆為給事中、叅知政事、契丹伐高麗、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辛卯、祀天地于圜丘、

二月己未朔、日食、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

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

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

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

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

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凌夷、顧惟考課之文、

梁鼎

課吏

祗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
 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茂聞者任
 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
 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
 二聖之不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
 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
 受其賜矣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
 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乙丑交州黎桓遣
 使來貢并上下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
 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丙

銅必貴於天下

錢若水

戊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
 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
 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
 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眾
 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
 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
 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有邑響應 三月
 壬子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卯詔諸司奉行公事
 不得輒稱聖旨 五月戊申罷鹽鐵戶部度支等使
 置三司使 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

通鑑卷八
宋紀
十一
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六月丙寅。張齊賢罷。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即自引咎。遂罷。壬申。張遜寇。準罷。以柴禹錫知樞密。

愛情大人
林

院事。呂端叅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旣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秋七月戊戌。置諸路茶鹽制置使。翰林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罷。小黃門密奏焉。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

向敏中
張詠

邈所造者，即取至便殿，帝親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八月丙辰朔日食。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迨至明日，必執我詣縣矣。

鞠獄

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管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忽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讞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有老嫗，聞吏自府中來，乃潛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歿于市矣。嫗歎息曰：今

詰責亦不可少

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以爲神。九月，大水，河決澶州。冬十月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亳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

蘇易簡不終

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欵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閏月己酉，以陳恕爲三司總計使。時已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

使始分天下郡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周太后符氏卒，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十一月癸酉，還隴西州，所獻白鷹。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歿。

激變

張玘

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己未，陷彭州。己巳，陷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甲戌，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趙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峽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以李繼隆

張榮

通鑑卷八
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時京西兩浙飢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所在官司皆坐以強盜弃市。知蔡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餽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由是全活者甚眾。宋亳數州牛疫歿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陳堯叟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眾寇劔門上官

武允成

救時愛民之言非法之平也

上官正

宿翰

正為劔門都監麾下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餘眾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顛來援賊乃潰去。三月乙

張雍

石智顛

趙光嗣

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僻于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澶淵夫于此一言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歷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夏四月甲申削趙保吉所賜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綏銀丙戌置起居院初宋琪李昉同建議復時政記右諫議大夫

墮夏州城

曹習

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以國子學復為國子監己亥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眾庚子復緜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闕巴蓬劍等州五月丁巳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眾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傅序歿之丙寅河西行營送趙保忠至闕下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

秦傅序死節

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己巳，以雷有終知成都府。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丙子，磔李順等八人于鳳翔市。六月戊申，高麗數爲契丹侵掠，乞師伐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貢。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使貢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爲當。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絕高麗

張詠定亂

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言：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起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

美哉俗
張及
李畋
張達

知人
任人

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為戒民集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

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鬪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李順黨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

白繼贊

張旦

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
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
九月乙未罷榷酤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
得利無幾而味醜惡帝知之詔募民自釀而輸官錢
辛酉遣使分行宋毫陳潁泗壽鄧蔡等州按行民
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租 壬申以襄王元
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
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
寇準自青州召爲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

馮拯

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
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
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
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
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
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乙亥以寇準參知政事 冬十月庚辰西川行營指
揮使張嶙殺其將王文壽以叛遣使招撫其衆遂共
斬嶙首以降 十一月丙寅帝視國子監直講孫奭

孫奭

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邪。因咨嗟久之。賜以緋魚東帛。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辛丑，罷總計使。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陳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

宋太初

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蹶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愨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是年，契丹行大明歷，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

終